

盧疏齋集輯存



卢疏斋集辑存

李修生 辑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卢疏斋集辑存

李修生 辑笺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75 字数：109 千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10243·20 定价：0.97元

前 言

在漫长的文学史长河中，作家的遭遇是很不相同的。有的在生前并没有被人们认识，身后却日益显现其价值；有的在当时虽然声名显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逐渐变得暗淡。这里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种喧寂之殊，有时并不能完全代表对他们本身的评价。要说明这些现象，还必须进行深入的考索和具体的分析。用科学观点来探讨古代文学的发展，绝不能满足于现成的材料和结论，必须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上，进行历史主义的分析批判，才能比较不失作家作品乃至某些文派真实面目和可靠结论。譬如发掘多年的沉埋文物，必然能给历史研究上增添新证据。所以古籍的整理，古代作家身世的考证，对于文学史的研究，是大家公认必不可少的工作。

文学家卢挚，在元代统一全国的初期曾是文坛上有着广泛影响的人，到后世声名逐渐淡薄，就很值得我们注意。卢挚，字处道，号疏斋，又号嵩翁。在元代统一全国的初期，他的诗文词曲都享有盛名。他的散曲颇被同时人所推许，如元贯云石《阳春白雪·序》说：“近代疏斋媚妩，如仙女寻春，自然笑傲。”他的诗歌与同时诗人刘因齐名，代表了元王朝建立后的诗风变化，如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九《书吴子高诗稿后》说：“我国家平定中原，士踵金宋余习，率皆粗豪衰恭，涿郡卢公始以清新飘逸为之倡。”他的

散文与姚燧比肩，元代著名古文家吴澄在《卢廉使还朝为翰林学士序》里说：“众推能文辞，有风政者，曰姚（燧）、曰卢（摯）。”总之，卢摯的创作代表了元朝统一全国后文风的演变。蒙古族的统一，当然应当推功于成吉思汗；但是元王朝的建立，完成祖国的统一事业，奠定了祖国的版图，开创封建社会政治的新阶段，不能不提到蒙古族英雄忽必烈为首的元代政治集团，其功绩不能不说是丰伟的。卢摯作为文学家处在这种时期，也有他承先启后的创作成就，同时也必然有不够完善不够全面之处。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有必要全面整理他的作品，对他作出重新评价的缘故。以下拟从四个方面介绍他的生平和创作：

一、卢摯的身世

关于卢摯的生卒年，《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姜亮夫编）以及《全金元词》（唐圭璋编），都说他生于一二三五年，卒于一三〇〇年。《综表》自注的依据是《新元史》（柯绍忞编）本传及《元诗纪事》（陈衍编），可是这两部著作都没有记录他的生卒年。卢疏斋生于一二三五年的说法，不知从哪里产生出来的。至于卒年为一三〇〇年的说法，更是明显的错误，如《全金元词》本身就辑录了他标明大德六年（公元一三〇二年）写作的作品。

根据现存卢摯的作品和同时代人的有关材料，我们是得出接近实际的认识的。元周南瑞辑《天下同文集》第二十三卷有卢摯《移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司乞致仕牒》，这是他在—三〇〇年（大德四年）写的一份要求退休的报告。他

说：“当职年虽未及六十，其衰悴癯老之状虽年逾七十者，未必至此”，文中又说到自己“弱冠”“已登仕版”，从政“垂四十年。”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年龄，但“弱冠”加“垂四十年”，无疑已接近六十岁，我们假定他这一年是五十九虚岁，大概是不会有少误差的，据此可以推知卢摯约生于一二四二年。至于他的卒年，现存卢摯作品中纪年最晚的有《湖南宣慰使赵公墓志铭》（《元文类》卷五十一），是一三〇八年（元武宗至大元年）的作品，《三皇庙碑》（《永乐大典》卷五七七〇），是一三〇九年（至大二年）的作品，〔双调·蟾宫曲〕《肃政黎公庚戌除夜得孙翌日见招作此以贺》、《辛亥正月十日游胡仲勉家园》，是一三一一年（至大四年，辛亥）的作品。卢摯事迹记载年代最晚的见《元史》卷一百八十一《揭傒斯传》：“延祐初，钜夫、摯列荐于朝，特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又，顾嗣立《元诗选·李道源传》中曾提到卢摯的卒年问题：

仲渊（李源道字仲渊）尝自录其五言诗，题曰《宗雅》。蜀郡虞集序之曰：“五言之道，近世几绝，几十年来人称涿郡卢公，故仲渊自序亦属意卢公。然仲渊来朝廷为学士，而卢公去世已久。

李源道是元仁宗延祐（一三一四——一三二〇年）中为翰林直学士。而虞集说这时卢摯去世已久。据此，可推定卢摯卒年约在一三一四年（元仁宗延祐元年），或稍后不久，也应大致无误。

关于卢摯的籍贯，各书记载都是涿郡（今河北省涿县）。其实涿郡，仅是他的族望，至少从唐代开始，他的远祖已在河南居住。他在《寄康军国书》（《天下同文集》卷十九）

写道：

摯满河南（按：指河南府路总管任满），遂来登封。登封者，邑崧高之麓。李唐世则摯远祖大谏徵君，今卢川距东廓一舍而近，徵君宅遗址犹存，曰卢岩者，徵君读书授徒处也。其所以姓是岩若川者，皆以大谏故。拾遗李君渤，退之所谓景星凤凰者。宋刘秘监伯寿，金季冯叔献、雷希颜、元裕之诸人，皆徜徉其中。地素多释老，所庐占幽胜而极清深。摯时时从以学者五六人，精舍闲馆，随所之适，无非乐境。诸生横经就列，至于羽流禅客辈，亦于于然而来，环立拱听，跂跂然有趋步名教意。崧民咸谓：冯、雷而往，声金振玉，绝响岩壑久矣。不图今日，复见斯文，兹山之灵，与有荣耀。

据现存卢摯作品，他的故乡应为颍川。如〔双调·蟾宫曲〕《颍川怀古》中说：“吾爱吾庐，欲倩林泉，纳下樵渔。”又如〔木兰花慢〕中说：“颍客播絃歌。”又揭傒斯诗《湖南宪使卢学士移病归颍，舟次武昌，辱问不肖姓名奉寄》，也明确说他是自湖南归颍川。再如王逢《梧溪集》卷五《寄赠卢宜兴希文》注中说：卢摯是卢希文之叔，卢希文是河南人。由此可知，他的故乡应是河南。

至于他进入仕途的情况，顾嗣立《元诗选·卢摯传》说他是“至元五年进士”，《新元史·卢摯传》说他“至元中以能文荐”。“至元五年进士”一说，显然是错误的，但流传很广。关于这个问题，卢摯在他自己的文章中也曾提及。在《移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司乞致士牒》说：

摯在稚幼，特蒙世祖皇帝，天地大造，教育作成，年及弱冠，疵贱姓名，已登仕版。

《为潭学聘姚江村先生书》（《元文类》卷三十八、《天下同文集》卷十九）：

摯由诸生，承乏侍从。

卢摯出仕可能在他二十岁时，即一二六一年（中统二年），是由诸生进身为元世祖忽必烈的侍从之臣。据《元史·世祖本纪》，中统二年夏四月，“命宣抚司官劝农桑，抑游惰，礼高年，问民疾苦，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及茂才异等，列名上闻，以听擢用。”卢摯可能就是这时经举荐进入仕途的。元初全国的科举考试虽未恢复，但地方上已经设学校，甚至也有通过考试选用人材的情况，如严实在东平“招诸生肄进士业，迎元好问校试其文”（《元史·阎复传》），预选者有阎复、徐琰、李谦、孟祺等四人。卢摯是诸生身份，是否参加过类似的考试，今已无从考知。

卢摯先后出任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江东道提刑按察副使、陕西提刑按察使、河南府路总管，拜集贤学士，又任岭北湖南道廉访使，复入为翰林学士，迁承旨，贰宪燕南河北道，晚年客寓宣城。

卢摯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和杂剧、散曲作家白仁甫、马致远、刘时中、滕玉霄，以及后起的张可久等，杂剧演员珠帘秀、张怡云、解语花、杜妙隆等，诗文作家刘因、姚燧、赵孟頫、吴澄，以及后起的揭傒斯等都有往来；他作为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廉访使，又广泛地联系了南北的隐逸贤能之士，如陕西的肖耨、韩择，江东的王圭、王璋，湖南的姚云等。他是在元统一全国初期，与南北文学艺术家存在着广泛联系的一个作家；他在诗文词曲等方面都有可观的作品。因此，他在当时文坛上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二、卢挚的诗文

元代文学承继金和南宋的传统。金元之交，北方文学以元好问为代表。他的作品反映了朝代更移，战争动乱的社会现实。至南北统一后，开始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元王朝自己的文风。卢挚正是代表这种转变的作家之一。

卢挚对诗文的主张是宗法先秦魏晋。吴澄《盛子渊摘稿序》说：

涿郡卢学士处道所作古诗类皆魏晋清言，古文出入盘诘中，字字土盆瓦釜，而倏有三代虎雌瑚璉之器，见者能不为之改观乎！

他的诗文在学古的同时又很注重辞采，并要求自然。元徐明善《芳谷集》卷一《疏斋卢公文后集序》：

“凡为文尽弃古今拙陋之意，虽抽英擢藻，穷极绚烂，而与化工侔巧，不失自然，兹为妙矣。”

《文章宗旨》是他关于诗文理论的代表作，从中可以看到元初诗文理论的面目，寻出金元明诗文发展的线路。事实说明：他的诗文正是上承宋金，下开元明复古主义的一个环节。

卢挚散失的作品，恐怕以散文为最多。以古为雅，以古为美，这本是封建文人的普遍文艺观，卢挚执笔于元代统一事业既成之后，多鼓吹升平的官样文章，这恐怕也是他的作品散失的因素之一。但就现存文章中少数的表牋、碑传、书信来看，我们仍不难管中窥豹，见其风格手法于一斑。如《华阴清华观碑》中一段说：

“予邀清华，屡矣。每之焉，必自郝氏，遵行畎浍，经通衢而南。陂陀起伏，树林冥迷，杂英野蔓，轳轳联缀。鸡犬之音，喔嘤猜咙，邐迤墟由，旄耄、稚乳、病痿，提携于荆扉棘莽之间。始则熙然以喜，复傲然疑，得无山灵善幻，断武陵、仇池，挈之华，以境于清华也耶？既盘壑陟阜而至，则徘徊徙倚，纵目八极：渭流骛东入于河，中条欲西驰冯翊、沙苑之野；平芜点树，渺漠无际，丛祠嵒嵒，楼观切云霄，俯接邑聚，阡陌廛井如画。苍龙腾空，仙掌下招，飘飘然有乘虚御气之想。高啸孤咏，旁礴宇宙，不觉日之夕也。”

从这一百九十一字的短文来看，他虽然也掉弄了一些古文调子，但毕竟是以忠实写景为主，不是为弄笔调而写文章的。所写路径曲折，山势磅礴，游人在其中的惊奇欣悦之情，也都无隔阂地送到读者心目中。用传统的古文笔调，写出生活中的真实感受，这又是后世拟古种种文派所不能比拟的。不愧是“能文辞、有风致”的名家手笔。

他论诗推崇屈原、李白、韩愈，如他在《题太白墓》中说：

“大雅清风久不闻，一杯聊为洗荒坟，朱弦三叹无今古，说与江东日暮云。”

《寄徵士韩从善》中说：

“风雅诏屈宋，篆隶开钟王，义精太史笔，百世宗潮阳。予生独后时，志欲袭众芳，不践道德圃，游艺徒遑遑。……。”

他以道德为本，但极力承袭追摹前代名家，讲究辞采。程雪楼《卢疏斋江东稿引》说：“疏翁意尚清拔，深造绝诣，

莘莘大羈，故其匠者輯辭，往往隔千載與古人相見。”他的詩歌以五言為最著名，風致澹泊。如《清華觀西軒》：

“琳宇夏天曉，官曹今日閑。深松欲無路，疏竹不遮山。靜對黃冠語，時看白鳥還，平生林壑趣，聊復此窗間。”

詩到了南宋日趨枯瘠，即金代的《中州集》里，也選不出什麼精彩動人的作品了。到了元代，提煉唐人的精粹處而摒除唐人的草率處，獨成元人的一種格調，四平八穩、音節鏗鏘，這正是元代幾大家的特色，它不但開了元代一朝的詩風，也啟發了明代前後七子。盧摯在這時期，正起着這種導夫先路的作用。他的詞也有可觀的作品，風格清麗自然，而且富有氣勢。如〔六州歌頭〕《題萬里江山圖》，就是一篇元詞中的佳作。

三、盧摯的散曲

盧摯現存作品以散曲為最多，現存元代前期散曲作家的作品，也以他為最多，所以近年編著的中国文學史中，多在散曲家部分論及他。他的散曲作品全是小令，他是元代統一初期的代表作家之一。散曲興起于金元之際，是由詞演變而來的。元初期散曲可分兩類，王恽、胡紫山、姚燧、盧摯都是有社會地位的文人作家，風格與關漢卿、白仁甫、馬致遠等劇作家很不相同，是屬於雅正的一派。他的散曲題材涉及方面較廣，有詠史懷古、寫景詠物、隱居樂道、男女風情等類的作品。詠史是元人散曲中並不鮮見的題材，盧摯的這類作品，撫事抒懷，或悲嘆世情，或感慨興衰，有時恨滿天涯，

有时付与忘言。如〔双调·蟾宫曲〕《长沙怀古》：

朝瀛洲暮舣湖滨，向衡麓寻诗，湘水寻春。泽国纫兰，汀洲搴若，谁与招魂。空目断苍梧暮云，黯黄陵宝瑟凝尘。⁷世态纷纷，千古长沙，几度词臣。

这支曲子在感慨世态，追悼屈原的同时，也蕴含着作者的自悼。他在湖南时，因水土不服，长期闹病，虽年龄未及六十，却一再要求退休。此时，他内心难于平息的矛盾，是不言自明的。这类凭吊古迹的怀古作品，共有十八首，正好记录了他宦游的足迹。主要是抒发了他“千载悠悠”、“万事浮埃”的情思。当然，其中也寄寓了作者的不平。又如〔双调·蟾宫曲〕《西施》，写吴越战争中的西施：

苏百尺高台，贪看西施，杏脸桃腮。月暗钱塘，并不隄妨，越国兵来。吴王塚残阳暮霭，伍员坟老树苍苔。范蠡贤哉，社稷功成，烟水船开。

再如〔双调·蟾宫曲〕《萧娥》，写隋炀帝的皇后，梁明帝的女儿萧氏：

楚王宫深锁娇娥，一曲离筵，百二山河。炀帝荒淫，乐陶陶，凤舞鸾歌。琼花绽春生画舸，锦帆飞兵动干戈。社稷消磨，汴水东流，千丈洪波。

这类歌咏历史上妇女事迹的作品，共有八首，这两首，都谴责了欢娱亡国的现象。

写景咏物的作品也多清丽、端谨，如〔双调·沉醉东风〕《秋景》：

挂绝壁松枯倒倚，落残霞孤鹭齐飞。四围不尽山，一望无穷水，散西风满天秋意。夜静云帆月影低，载我在潇湘画里。

卢挚于一二九九年（大德三年）由大都出发到湖南，代祀南岳，随后即就任岭北湖南道廉访使。这支小令，写湖南的潇湘景物，溶铸了古人诗意，风格清丽，开张可久、乔吉等清丽派词风的先河。他的〔双调·湘妃怨〕《西湖》，推衍苏轼诗意，铺陈西湖的美丽景物，可视为他的散曲的代表作品。其中咏冬日西湖的一支：

梅梢雪霁月芽儿，点破湖烟雪落时，朝来亭树琼瑶似。笑渔蓑学鹭鸶，照歌台玉镜冰姿。谁僂僂鸥夷子，也新添两鬓丝，是个淡净的西施。

写雪中西湖，端谨而又有风致。马致远有〔双调·湘妃怨〕《和卢疏斋西湖》之作。又如〔双调·沉醉东风〕《七夕》，写七月七日乞巧及牵牛织女星的神话故事：

银烛冷秋光画屏，碧天晴夜静闲亭。蛛丝度绣针，龙麝焚金鼎。庆人间七夕佳令。卧看牵牛织女星，月转过梧桐树影。

以上这些作品，代表了卢挚散曲的主要方面。

卢挚与妓艺人联系很多，他与南部著名杂剧演员珠帘秀的唱和可以说是艺坛佳话：他的《醉赠乐府珠帘秀》：

系行舟谁遣卿卿，爱林下风姿，云外歌声。宝髻堆云，冰弦散雨，总是才情。恰绿树南薰晚晴，险些儿羞煞啼莺。客散邮亭，楚调将成，醉梦初醒。

又《别珠帘秀》：

才欢悦，早间别，痛煞煞好难割舍。画船儿载将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

珠帘秀有《答前曲》：

山无数，烟万缕，憔悴煞玉堂人物。倚篷船一身儿

活受苦，恨不得随大江东去。

卢疏斋一二九七年（大德元年）为集贤学士，一三〇三年（大德七年）始寓居江东，一三〇四年（大德八年）擢翰林学士。这些曲子应是卢疏斋还朝为翰林学士时的作品。卢疏斋与元代许多杂剧散曲作家一样，和妓艺人联系很紧密。他还有为张怡云、刘蕙莲、杨阿娇、江云等所写的作品。他和金陵的杜妙隆也留有佳话。所以他也能写本色生动，口语化的作品。他的写男女风情的作品，曲词也很直率。〔双调·寿阳曲〕《夜忆》：

灯将灭，人睡些，照离愁半窗残月。多情直恁的心似铁。辜负了好天良夜。

元代散曲中叹世隐居的作品中消极虚无的情调很浓，这是一种共同的倾向。如他的〔双调 蟾宫曲〕《劝世》，虽无深意，然语言本色平易，也有自己的特色。

想人生七十犹稀，百岁光阴，先过三十。七十年间，十岁顽童，十载尪羸。五十岁除分昼黑，刚分得一半儿白日。风雨相催，兔走乌飞，子细沉吟，都不如快活了便宜。

从卢挚的全部散曲作品来看，体现了散曲创作由初期的豪放本色占主流，发展到多样化的转变过程。从上边的许多例子中，不难看出，卢挚凭着他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来写民间小调曲子，是文人与民间文艺的又一次紧密结合。恰如温庭筠的词，可以说他的才华丰富了词；也可以说词体救活了诗，使之拓出别一新境。卢挚的散曲，只有小令，正如温庭筠没有慢词。这正是领先者的常情。再以古文为喻，陈子昂、独孤及，都是古文的先河，韩柳一出，他们便入了桃庙，卢挚在散曲中，也正难逃这种规律。

还值得一提的是封建文人对歌人舞妓，无疑的都是从玩

乐出发，象温庭筠、柳永肯为歌女作词，写出他们的心灵苦处，而不惜自己因此受到譴斥，所以成为杰出的词家。卢挚在散曲中虽不够温、柳在词中的地位，但他为那些歌人所作的曲，绝不是全从玩乐出发，也是值得重视的。

四、卢挚的诗文集

卢挚的诗文集名为《卢疏斋集》，在元代不仅有抄本，而且有刻本。元代张雨有咏卢疏斋集诗并序，所读为宣城校官本，可为证明。但是，这些都没有流传下来。赵万里先生、唐圭璋先生曾辑其词，卢前先生、隋树森先生曾辑其曲。近年来，我在编写《白仁甫年谱》，整理《白仁甫集》的过程中，由于他与白仁甫交往密切，是白仁甫弟弟的内兄，便越来越引起我对他的注意，进而认识到他在元代统一中国后文坛的地位，于是决心把他的作品收集了起来。这便是这个集子辑录的缘起。卢挚的作品，现存有文十余篇，主要收录于《天下同文集》、《元文类》和《永乐大典》中；诗五十余首，主要收录于《天下同文集》、《元文类》、《永乐大典》和《元诗选·疏斋集》中；词二十余首，散曲小令一百二十余支。在辑集的过程中，除了点校外，还做了少量笺注的工作。现在遗留的问题仍不少，错误也在所难免，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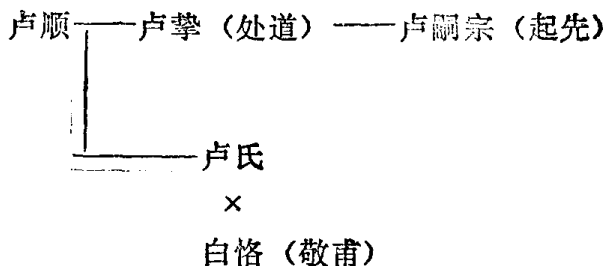
在本书笺校过程中，不断得到唐功老师的指导，并为本书题签，仅致谢忱。

李修生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卢摯年谱

世系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七《朝列大夫同金太常礼仪院事白公神道碑》：“（白敬甫）娶卢氏，中书架阁管勾顺之女，翰林承旨摯之女弟。”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二又有《白季常母夫人受新封诗序》：“卢、白皆中原望族，卢以文词鸣翰林，白氏再世持雄辩清言、冰雪襟藉，闻者莫不兴起。若是者，尤足以振耀也。”

按：白恪，字敬甫，元代杂剧大家白仁甫（原名恒，字仁甫；后改名朴，字太素。）之弟。大德中为翰林待制复同金太常礼仪院事。白湛字季常，白恪之子。至大时，任浙东道宣慰司都元帅府都事。

王逢《梧溪集》卷一《简卢起先御史》注：“名嗣

宗，疏斋之后。”

王逢《梧溪集》卷五《寄赠卢宜兴希文》注：“名僧孺，祖淇，河南参政，父景，盘阳总管，叔摯翰林待制。”

按：黄滔《黄金华集》卷二十三《元故正议大夫卫辉路总管兼本路诸军奥鲁总管内劝农事知河防事卢公行状》记卢景家世，与卢摯不合，存疑待考。

卢摯，字处道，一字莘老，号疏斋，又号嵩翁。

《新元史》卷二百三十七《文苑传》：“卢摯，字处道，一字莘老。”

《鄮氏书画题跋记》卷二卢摯《唐搆化度寺邕禅师塔铭》跋曰：“大德十一年苍龙丁未秋九年十有七日，嵩翁卢摯与友太原刘致时中，醴陵李应实仲仁观于宣城寓居之疏斋。”

家居河南，族望涿郡。

卢摯〔双调·蟾宫曲〕《颍川怀古》：“吾爱吾庐，欲倩林泉，纳下樵渔。”

卢摯〔木兰花慢〕：“颍客播弦歌。”

揭傒斯：《湖南宪使卢学士移病归颍，舟次武昌，辱问不肖姓名奉寄》诗。

公元一二四二年（蒙古窝阔台十四年，宋理宗淳祐二年，壬寅），一岁。

卢摯《移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司乞致仕牒》：“当职年虽未及六十，……。数历中外，垂四十年。……年及弱冠，疵贱姓名，已登仕版。”